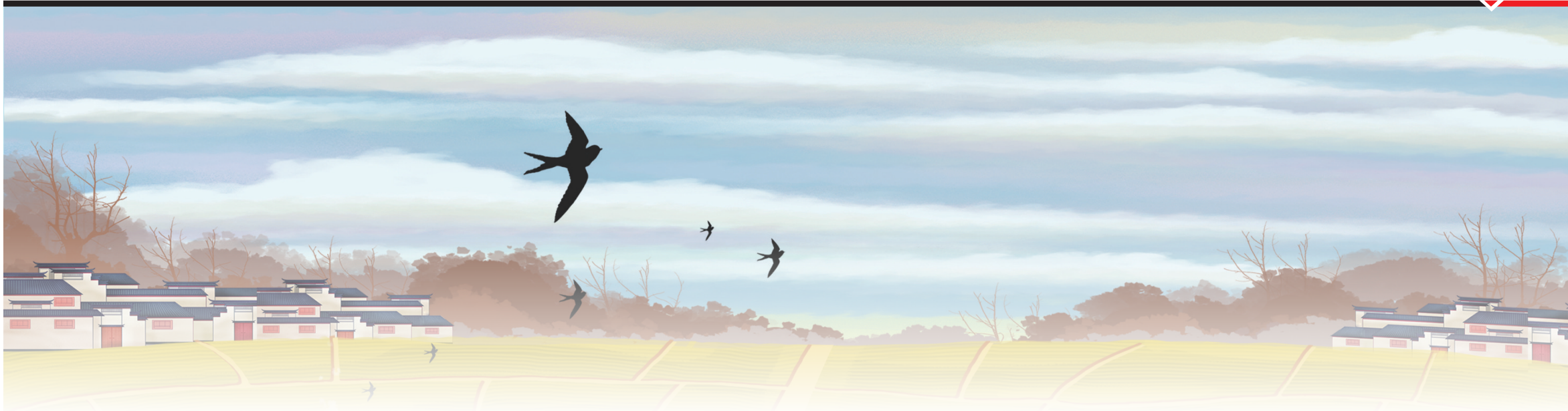




妈妈的落地生根

■卢晓丽

院角那从落地生根，自我有记忆起就静静躺在那里，肥厚坚硬的叶片边缘缀着一颗颗小巧的嫩芽，像极了一群攥着拳头的娃娃。妈妈总说，它跟咱庄稼人一个性子，给点土就能活，给点阳光就疯长。

她的手总带着泥土的芳香，在指甲缝里嵌着经年累月洗不净的尘垢。春播时，她跪在刚翻过的地里育秧，膝盖压出两道印痕，起身时腰杆得慢慢挺直，像株被风吹弯又倔强挺起的芦苇。我蹲在旁边数落地生根的新芽，看那些小芽从母叶边缘探出头，带着怯生生的嫩绿，却在一场春雨后就扎下根，撑开自己的绿巴掌。

“你看它。”妈妈直起身捶着腰，额头的汗珠滚进眼角也顾不上擦，“去年移来时碰掉片叶子，丢在墙根没人管，如今倒长成一小丛。”她的声音里带着点自夸的意味，像是在说这草，又像是在说自己。那年父亲装修新房子被石灰烫伤脚住院，妈妈白天在医院守着，傍晚赶回家侍弄三亩菜地，天不亮又骑着轰隆作响的男装摩托车往

市区赶，将新摘的青菜卖给商贩维持家用。菜地里的茄子被暴雨打蔫了，她就一棵棵扶起来，培上土，嘴里念叨着“挺住啊，挺住呀”。后来那些茄子竟结得比往年还多，紫莹莹挂在枝头，像一串沉甸甸的勋章。

落地生根是不挑地方的。花盆里挤得太满，就往砖缝里钻，墙根的裂缝里冒出三五片叶子，照样活得精神。妈妈也是。我高中毕业那年，她忙前忙后，操持着盖了栋三层的新楼房，又在院墙外拓出半分地地种青菜。邻居说那片地是“鸟不拉屎的沙瓤土”，她却拉来一车车河泥改良，硬是种出了一地水灵灵的小白菜。冬日里寒风凛冽时，她会把落地生根的嫩叶摘下来，说这能消肿止痛，捣成泥状敷在我冻裂的手背上，凉丝丝的，带着草木的清苦，过两天手竟真的好了。

如今我在城里落脚，每次和妈妈视频，总能看见她身后窗台上的落地生根，叶片一层叠着一层，边缘的小芽像无数只小手，扒着窗沿往外望。“这草长势喜人，又蹭高了。”她举着手机给我看，视频里她的白

发比去年又多了些，眼角的皱纹也深了，“你爸说它挡着光，要拔掉些，我没让。”她的语气里有不容置疑的护短，就像当年护着菜地里的幼苗，护着风雨里的茄秧，护着这个小家。

上个月回家，发现阳台的落地生根开花了，细碎的白花攒成簇，像撒了把星星。妈妈搬个小马凳坐在旁边择菜，阳光透过纱窗落在她花白的发间，也落在那些小花上。她忽然说：“等你下次回来，带几株回去，扔在花盆里就行，不用管。”

我望着那丛蓬勃的绿，忽然明白，妈妈就是一株落地生根啊。她从未抱怨过土地贫瘠，从未畏惧过风雨来袭，就那样扎下根去，脚踏实地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而我们这些从她身边“落”下去的“小芽”，无论飘到哪里，身上都带着她的韧劲，带着那股子给点阳光就往前闯的劲头。

风从窗外溜进来，吹动落地生根的叶片，叶片稳如磐石，仿佛妈妈历经风雨仍宠辱不惊的模样。我可爱的妈妈啊，哼了一辈子的歌谣，朴素而坚韧，却充满了生长的力量。

诗歌

七夕(组诗) ■白开心

七夕夜,葡萄架下的幽思

今夜,别去探究热间的鲜花店
与荒凉的葡萄架是否相安无事
被季节碾碎的,远远不止传说
还有远古的人们,至死靡它的一片初衷

端一副不期而遇的坐姿,聆听
虚无中声声关于暮翠朝红的叹息
臆想,透过枝蔓的月色
会超渡一个神话的夙愿

在葡萄架下,大煞风景地把下脉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疑神疑鬼的忧患
多少年以来或是多少年以后
压跨葡萄架的最后几根稻草
竟是:柴,米,油,盐

七夕吟:关于一座桥的赞歌

讨论一头牛是否死得其所
不如斟酌能否置身事外对峙
一座伫立了几千年的桥

看一个神话故事从远古蹒跚而来
遗落下多少欲语还休的细节被季节捡起
而在风中闪烁的结局,濒临失踪
史页上凭吊初衷的文字
至今夜铿锵满胃
可今夜之后,谁与谁抑或

都与一个故事的归宿形同陌路
青天白日下,附庸逐腥的爱情
在笔直的腰杆下似乎找不到葬身之地
一切都理所当然归咎于无力和无奈
绘一幅生存与爱情安堵如故的美景

在今夜,即使灵魂早被现实所典当
亦要竭力挣扎,试图清醒地为曾经
或是现在的一座桥讴歌
讴歌一座以真爱和人性支撑而起的桥

七夕絮语

今日,要那华丽祭祀何用? 即使
被冠上一千多年的厚重。如果情义二字
还能立于时光危墙,一个
衣着襤褛的传说,足以安慰
以爱酿造的泪水

倘若传说不死。不说沧桑,不道流年
在虚无浮屠里,高举无独有偶的火把
寻找前生

以一首诗歌,去洞悉一个
传说的真谛。有余生,含痛吟诵
情痴何关风与月

比阳光更灼热,是今日执拗的眼神
强迫南风,预先把今夜的梦,吹向西洲

蔷薇(外一首) ■丘武军

你在初夏绽放容颜
看,那一个深邃的眼神
少女的芳香从远处飘来
抚摸你那热烈的红唇

忘了墙边一共开了多少朵
你探出头聚焦着点点光晕
仿佛想起那未开的信封
告别了阳光与清风,封箱封存

还是将你请入花瓶里
深锁,远离墙外芳芬
溺爱与占有充斥着空间
蔷薇,蔷薇
锁不住一往情深

江边夜色

夏夜,戴着耳机行走于珠江边上
夜色霓虹,人群熙攘

小蛮腰一个人矗立在中央
漫漫江水,像一条绸带折折叠叠
大厦的灯光,似遥不可及的杯盏
明明晃晃
我不知道,风从哪个方向吹来
扯动着衣角,露出不可收拾的忧伤
远处的游船笛声呼唤着我
有时,江水离岸很近
有时,江水离岸很远
但我听出,万物需要片刻的宁静
你猜我的眼睛看到了什么
我看见你的笑,与微微一侧的背影
在这美丽的夜色中,洒下漫天星光
我想过去拍下你的笑脸
但你在挥舞中越走越远
继续往前走走吧
千万别被过往留住——
从潮起潮涌的江水中,你看见
年少时候的影子,它在逆流而上

遥远的呼唤(外一首) ■林进挺

我知道阳光的幸福
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温暖世间的花草
唤醒无数沉睡于黑暗的种子
我知道阳光的背后
深深的疼
隐藏在行走的足迹
宛如刻在大地上的伤痕
这些,或那些
都曾令我感到无限的喜悦和悲伤
沉落于时间之水
时刻蕴含着
火的种子,火的力量
多少渺小的命运在流逝
多少伟大的精神在聚合

独立茫茫的高山
我仿佛听见遥远的呼唤

风景

风景,来自内心
一场大雨在世界之外等待
卑微的青草紧贴着大地,站成
最低的姿态,六月的
夜晚深入乡村的道路
我仿佛看见
一朵收敛光芒的玫瑰
在美丽的花园熟睡
我们告别的过去
如同一片瓦片被抛落平静的池塘
我倒退着走出旋涡的中心

野果知秋味

■陈黎珍

立秋后的风,好像一夜之间就吹走了黏腻的暑气,把天空擦得湛蓝瓦亮。在这样清爽的日子里,城市里的柏油路显得有些辜负了秋光。于是,我想回豫东乡下去走。

车子停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我信步走进那片熟悉的田野。玉米秆已经长得比人还高,叶子在风里沙沙作响,像是在低声交谈着丰收的秘密。阳光穿过叶子的缝隙,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晃得人有些恍惚。就在这光影摇曳间,我仿佛看见儿时的自己猫着腰,一头扎进这片青纱帐。

那时候,秋天是从大人们的掰玉米声和孩子们的欢笑声开始的。趁着大人们在地里“咔嚓咔嚓”地掰玉米,我们这群野猴子便有了自己的乐园。我们的目标,不是那金黄的玉米棒子,而是藏在田间地头的那些不为人知的小宝藏。

“快来! 这儿有个大的!”小伙伴一声吆喝,我们便像一群闻到腥味的小猫,瞬间聚拢过去。只见垄沟的泥土里,安安静静地躺着一个圆滚滚的小东西,皮色青绿,带着西瓜似的淡色条纹,顶上还倔强地翘着一根细细的藤蔓——是马泡瓜!

这种野瓜,是玉米地里最慷慨的馈赠。遇到那些熟得恰到好处、微微泛黄的,我们便如获至宝。往往顾不上擦去上面的泥土,只用袖子胡乱蹭两下,便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塞。“咔嚓”一声脆响,清甜的汁水瞬间迸溅出来,一股类似黄瓜又比黄瓜更野性的清香扑鼻而来。瓜瓤是半透明的,咬

一口,脆生生的,满嘴都是阳光和风的味道。那是一种淳朴的甜,直接、爽朗,就像我们那时的笑声。

要是碰上青皮的,那可就遭殃了,苦得能让我们把舌头都吐出来。可即便是青的,我们也不舍得扔,揣在兜里,跑到地头的土路上,铆足了劲儿往地上一摔,只听“嘭”的一声闷响,瓜瓤和汁水四溅开来,我们便拍着手哈哈大笑,比谁的瓜炸得更响,溅得更远,直到被大人们隔着玉米秆子高声训斥,才捂着嘴,一溜烟钻回了庄稼地里。

玉米地的喧闹还没散尽,风里忽然飘来一丝更细腻、更诱人的甜香——“香不溜”。我们当地都这么叫它,其实就是姑娘果。这野果长得精巧,外面裹着一层薄薄的包衣,像一盏盏没点亮的灯笼,挂在黄豆地埂上。找它是件考验耐心和眼力的事。包衣青色的,说明还没熟透,摘下来酸涩得倒牙,可要是等它变黄,兴许明天就被别人捷足先登了。那种左右为难的纠结,现在想来,竟是童年最甜美的烦恼呢。

终于,在一丛半枯的豆秆下,我发现了一盏黄得透亮的“小灯笼”,赶紧蹲下身来,轻轻一捻,果子就落在了手心。我迫不及待地撕开那层薄如蝉翼的包衣,金黄的果实似珍珠般滚落掌心,指尖随即染上淡淡的黄色果渍——大人们曾笑着说,这是秋天给我们盖的印章。放进嘴里,轻轻一咬,蜜一样的甜汁瞬间包裹了整个舌尖。我们常常比赛谁摘得多,然后把它们装在洗干净的玻璃

瓶里,晚上放在床头,盼着它们能像小灯笼一样亮起来。那淡淡的黄色果渍,在指尖久久不散,仿佛还萦绕着甜香,连梦也染上了甜意。

香不溜的甜还萦绕在唇齿间,河沟边那片我们唤作“天茄子”的龙葵果,也开始热闹起来了。它们一簇簇地挂在纤细的藤蔓上,从青涩的绿,慢慢变成深沉的紫,最后紫得发黑,黑得发亮,像谁不小心打翻了墨水瓶,把一颗颗紫黑色的星星洒在了河坡上。它的惊喜,就藏在那薄薄的果皮之下。轻轻一咬,饱满的紫色汁水便在口腔里炸裂开来,甜中带着一丝微酸。我最喜欢一把一把地捋下来塞进嘴里,因为那样吃过过瘾。只觉满嘴浆果在齿间爆开,酸中带甜的汁水瞬间驱散了秋日的干渴。我们常常吃得满嘴满手都是紫色的汁水,互相指着对方的紫脸猫笑得前仰后合,有时候我们还调皮地把那汁水当成胭脂,抹在脸蛋上,惹得大人们又气又笑。

此刻,我蹲在田埂上,仿佛还能闻到当年空气里的味道。风吹过,玉米叶依旧低语着。我忽然明白,秋天正以乡野为纸,以野果为字,写下一封深情的情书。它收藏了一声声马泡瓜的炸响,一缕缕香不溜的甜香,一抹抹龙葵果的紫痕,把它们串成了一条美丽的项链,挂在我记忆的脖颈上。只要风一吹,就会叮当作响,悠悠飘香。

我默默地对秋风说:你送的这封初秋的情书,我收到了;而那枚被岁月抚平的童年书签,我从未丢失过。